

偏方方 著

我是傻，傻到喜欢上敌人的女儿，傻到为了她连命也不要，傻到明知不可能却非要逆天而行。
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这样爱她啊！

天

TIANXIA ZHI
JIANGMEN SHUNU

之将门庶女
（上）



之将门庶女

偏方方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之将门庶女 / 偏方方著. --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552-4003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3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6223号

书 名 天下之将门庶女

著 者 偏方方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孙红彦

封面设计 小 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8

字 数 595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03-7
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之将门庶女

天

目录「上」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遇美男 11 |
| 第二章 | 谋杀清白 125 |
| 第三章 | 神的诅咒 147 |
| 第四章 | 情敌出现 172 |
| 第五章 | 靖王纠缠 197 |
| 第六章 | 庄园谋杀 1123 |
| 第七章 | 蛇打七寸 1148 |
| 第八章 | 神秘来人 1173 |
| 第九章 | 惊人身世 1195 |
| 第十章 | 夜半惊魂 1222 |



之将门庶女

天

目录
〔中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寺庙遇险 | 1251 |
| 第十二章 | 春宫妙计 | 1277 |
| 第十三章 | 鸿门宴会 | 1302 |
| 第十四章 | 将计就计 | 1328 |
| 第十五章 | 一箭双雕 | 1354 |
| 第十六章 | 龙凤双胎 | 1380 |
| 第十七章 | 食日之祸 | 1405 |
| 第十八章 | 祭司碧洛 | 1431 |
| 第十九章 | 母女相见 | 1456 |
| 第二十章 | 北上洛邑 | 1478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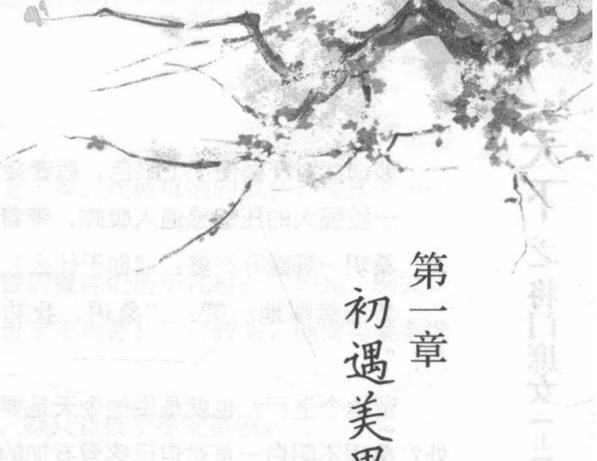
之
将门庶女

天

目录
〔下〕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反目成仇 1505 |
| 第二十二章 | 收服北齐 1532 |
| 第二十三章 | 算计太后 1559 |
| 第二十四章 | 兵符之祸 1586 |
| 第二十五章 | 拜堂成亲 1614 |
| 第二十六章 | 初到大周 1643 |
| 第二十七章 | 前世今生 1666 |
| 第二十八章 | 德妃之计 1695 |
| 第二十九章 | 梳洗之刑 1715 |
| 第三十章 | 又见故人 1742 |





第一章 初遇美男

南越，晌午的日头特别毒辣。

“钟妈妈，产婆呢？怎么还没到？”桑玥躺在床上，汗如雨下，阵痛越来越密集，越来越厉害。她双手紧攥着褥子，不知如何挨过这生产之痛。

钟妈妈垂眸，不敢看被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桑玥：“二夫人……据说……也要生了……”

桑柔也要生了？所以就能抢了原本为她准备的产婆？不对，桑柔才六个月，哪里到了产期？桑玥咬咬牙，趁着两拨阵痛的空当儿，勉强撑着床坐了起来。钟妈妈见状，急忙上前搀住她：“夫人，你这是作甚？”

桑玥问：“相公呢？这个时辰他应该回府了！”

回是回了，可大人……直接去了二夫人的院子！此等宠妾灭妻的行径叫钟妈妈如何说得出口？

“奴婢再去一趟吧！您躺着，奴婢这回就是去求，也要将那婆子求来！”

钟妈妈转身擦去隐在眼角的泪滴，临行却被桑玥抓住了手臂：“求？我叫个产婆还需要自己的奶娘去求？府里的下人都翻天了吗？我不过是回趟门子，难不成主母就不是我了？”生母病重，她身怀六甲仍在一旁侍疾，这一去就是整整两个月，可……才两个月呀！

钟妈妈深知瞒不下去了，扑腾一下跪在了床前，忽而一声低沉的命令自背后响起：“你退下吧。”

桑玥闻声侧目，看到对方时，瞬间委屈地落了泪：“相公。”

一袭白衣的裴浩然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名躬身垂首的产婆。

钟妈妈看见产婆，神色一松，退出了房间。

裴浩然对产婆使了个眼色，后者会意，立时行至床边，按住了桑玥的肚子。

一股强大的压迫感逼入腹腔，带着常人不能想象的剧痛，几欲要了桑玥半条命，桑玥一脚踹开产婆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裴浩然嗤地一笑：“桑玥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地配合，我会考虑留你个全尸！”

留她个全尸？也就是说他今天是要来置她于死地的，而且还打算让她身首异处？桑玥不明白一直对自己疼爱有加的丈夫为何要下此狠手，要知道，她腹中还怀着他的骨肉啊！

脸上变幻莫测的表情透露出桑玥内心一个又一个的疑惑，裴浩然冷哼一声：

“装！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装！当初我就是被你善良贤淑的外表所迷惑，才会中了你的奸计，放着好好的嫡女不娶，娶了你这么个下作的庶女为妻！若非此次有人揭发你与他人苟且的恶行，我只怕会被你蒙蔽一辈子！”

“是桑柔那个贱人告诉你的？”

啪！话音刚落，桑玥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半张俏脸顿时红肿。

“你才是贱人！怀着别人的贱种，居然还敢骂柔儿！你早不是处子之身，而我们大婚才不到八个月，你就到了产期，如今想来，那孩子只怕也不是我的！”裴浩然狭长的瞳仁里迅速蹿起无数火星子，似要将面前的桑玥整个焚毁殆尽。

桑玥猛然忆起四年前，她临盆在即，却为了救踩空台阶的桑柔而摔了下去，当场流产，可桑柔后来又是怎么对她的？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一连三个好字，仿佛抽空了桑玥全身的力气，心里只剩下无边际的苦涩，“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孩子是你的，我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。那夜……你喝醉了……”

所以他不记得她有落红，可不记得就能否认吗？

说话间，那产婆倏然起身，掀开桑玥的裙摆，猝不及防地塞了颗药在她的下面，然后触电般退到一旁，讨好一笑：“大人，药上好了，那孩子只要进入产道便会被毒死。”

桑玥尚未说完的话生生哽在了喉头。

这就是那个醉酒强暴了她的男人！

这就是她认命嫁过去并全心全意侍奉了五年的丈夫！

这就是腹中胎儿亲生的父亲！

她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、挨了多少血雨腥风，才让他从一个小小的皇商之子跻身官场，最后更不惜与父亲反目成仇，偷了父亲的兵符，奔赴前线为他一解临淄之围！

正是那次没日没夜的长途跋涉，她失去了第二次做母亲的机会，那是个……已经成型的女儿……

他从战场归来，握住她的手，泫然发誓的模样仍历历在目：“玥儿，别哭，我们还会有许多孩子的。我发誓，今生今世定不负你！”可转头，他便与桑柔缠绵床榻，娶她做了平妻。

好！忍，她都忍！她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她只要孩子平安喜乐。

“裴浩然！五年的相处……五年的相处！抵不过桑柔的几句挑拨！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你怎么可以……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？你不要我，尽管休了我便是，为何要伤害我的孩子？”

裴浩然对她的控诉充耳不闻，递给产婆一把匕首，狞笑道：“她不是想平安生下孩子吗？你去，给她开膛破肚，让她好好感受一下孩子出世的痛与乐！”

他这一辈子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！尤其是桑玥的背叛！

“这……”产婆面露难色，“她要是动的话……”

裴浩然浓眉一挑，不费吹灰之力挑断了桑玥的手筋和脚筋，锐利冰冷的剧痛袭来，桑玥差点晕过去。

屋内弥漫起浓郁的血腥味，桑玥倒在血泊中，怔怔地看着产婆手起刀落，一点一点地剖开她的肚皮。

痛！刺痛锥心！她听到了自尊的坍塌和心脏裂开的声响，但她心中仍存了最后一分侥幸：只要生下孩子，滴血认亲，桑柔的挑拨便会不攻自破！天知道，在失去一儿一女后，她是多么渴望这个孩子的降临！

终于，在只剩最后一口气时，她听到了嘹亮的啼哭，她心中一喜：“孩子，我的……孩子，滴……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裴浩然恶魔般的声音便粉碎了她最后一丝希望：“摔死他！”

屋外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窗棂子被刮得咯吱作响。

“哈哈……你费尽心思、忍受剖腹之痛生下他又怎样？还不是逃不过奔赴黄泉的下场？现在，你的心是不是更痛了呢？背叛我，这就是下场！忘了告诉你，桑儿早在两个月前就被抬为正室，若非她心善，我早就将你这个失贞的弃妇扫地出门，哪儿会赏你一个体面的死法？”

桑柔？那个厚颜无耻、挑拨离间的嫡姐……心善？

赏？剖开她的肚皮、摔死她的孩子……体面的死法？裴浩然、桑柔，你们等着，我桑玥便是到了阴曹地府、化作厉鬼，也要永世缠着你们！为我那三个苦命的孩儿讨回公道！

一声炸雷平地起，午后的光景暗沉如墨……

寒风催树木，严霜结庭兰。

桑玥打了个冷战，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棉被，忽然从睡梦中清醒。

外间，传来了钟妈妈摇头叹息的声音：“唉！二小姐也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哪能往湖里跳呢？好在四小姐发现得及时，希望二小姐吉人自有天相吧！”

莲珠听完钟妈妈的话，不以为然道：“哪里是小姐自己往湖里跳的？小姐像是那么不爱惜自个儿的人吗？偏得小姐出事，她就在旁边搭救？她平日里逛园子都不带小厮的，那日一带好几个。世上有那么离奇的巧合？都能拿去说书了！”

桑玥下意识地摸上自己的肚子，平平的滑滑的，没有褶皱，没有伤口。她明明记得自己被产婆开膛破肚，最终失血过多而死。难不成她被救了？可即便被救，又是谁有如此通天大能，将她腹部的伤口缝合得天衣无缝？

她睁开眼，仔细打量着房间的陈设——房间尚且宽敞，床的斜对面是八抽屉的高梳妆台，旁侧是脸盆架，对面是两把小姐椅，旁边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绣墩……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强烈轰击着桑玥的大脑，这分明是她出阁之前的屋子！

目光下移到手上，小巧玲珑、指若纤葱，她已经二十多岁了，怎会有如此娇小的手？

屋外的对话并未停止。

“你这丫头，怎敢在背后搬弄主子的是非？四小姐央着小厮将二小姐救上来是有目共睹的，至于二小姐是如何落水的却无人看见，你的猜测只能是猜测，赶紧把它烂在肚子里。若让有心人听去，再给二小姐安个恩将仇报、诋毁庶妹的罪名，你还嫌二小姐的日子过得不够苦吗？”

莲珠吐了吐舌头，不再说话。

桑玥撑着床直起身，不过是坐了一小会儿，便透支了所剩无几的体力。她重重地躺了下去，弄出不大不小的声响，钟妈妈赶紧打了帘子进来：“二小姐，你醒了？大夫原本说你至少要昏迷十来日……真是阿弥陀佛！奴婢赶紧给五姨娘送个口讯过去，省得她老是记挂着。”

桑玥看清了钟妈妈的脸，比原先要年轻许多，她心里泛起一丝惶恐、一丝侥幸、一丝不明的激动。她开始在脑海里疯狂地搜索关于落水事件的记忆：十三岁那年，她经过湖边，不知谁从后面推了她一把，她跌入冰冷刺骨的湖中，从此一病不起，昏迷了整整一个月才醒来……

“钟妈妈，这是在哪儿？”

钟妈妈先是一愣，然后探出手，摸了摸桑玥的额头：“还是有些发热，难怪二小姐连自个儿的屋子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她说着就要起身给桑玥倒水喝，桑玥却像溺水时抓住了根救命稻草一样拽住她的衣袖：“相……浩然呢？”

“浩然是谁？”这回换钟妈妈疑惑了，“浩然”听着像个男子的名讳，她噌地直起身，“二小姐，你该不是与哪家公子私相授受了吧？这可使得不得！要是被夫人知道了，还不得将你送去当姑子呀！”

桑玥一扫眉宇间的不安和阴霾，对钟妈妈的告诫充耳不闻，兀自沉浸在“回归”的喜悦中。裴浩然、桑柔，你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吧！我想，接下来的日子会无比有趣，一定会的！

深吸一口气，桑玥垂眸隐去了眼底的戾气：“我饿了，你下去备些吃食，让莲珠进来服侍。”

莲珠听说小姐唤她服侍，忙打了帘子进来，正好青儿端着药碗立在床边，她向桑玥行了个礼：“奴婢见过小姐。”

桑玥看看她，又看看药碗。她会意，对青儿说：“我来服侍小姐喝药吧。”

青儿将莲珠的手打开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懂不懂规矩了？给我出去！”

主子还没发话呢，她就撒泼了！桑玥冷冷看着青儿，她从前该是有多怯弱、多迷糊，才让青儿都敢代主子教训奴婢了？不过她并不急于为莲珠解围，倒要看看莲珠有多大能耐。

“没有小姐的允许，我敢进来吗？倒是你，当着小姐的面也敢打人！等老爷回来，看我不禀了老爷！”

桑玥嘴角一勾，这丫头倒是有几分机警，知道整个府里只有父亲能护着她。

青儿鼻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爷回来又怎样？这家可是大夫人在管！你能拿我怎么样？”

越发嚣张了！这话分明是冲着桑玥喊的。父亲不在，我就真拿你们这些么蛾子没办法了吗？

“莲珠，把这个目无尊卑的丫鬟给我打出去！”

“你……二小姐，奴婢可是大夫人派来的，你想与大夫人过不去吗？”青儿挺直腰杆，不屑地说。

“胡说！母亲怎么会调教出如此无礼的丫鬟？你还敢挑拨母亲和我的关系，真是罪无可赦！莲珠，给我拖出去，打她十板子！”

桑玥一声令下，莲珠立时上前揪住青儿的头发，将她拖到院子里，并吩咐三等丫鬟过来行刑，却无一人上前。

“你们没听见二小姐的话吗？要将青儿打十板子！快去，拿长凳和板子来！”

莲珠呵斥完，四个丫鬟只是面面相觑，不敢有所动静。

青儿得意一笑：“算你们识相，等我禀了大夫人，自会有你们的好处！”

莲珠扇了青儿一个大耳刮子，随后不等她做出反应，又从角落里拿了板子过来：“小姐说了十板子就是十板子！你们不行刑就好好站着，谁敢帮忙，我就打烂她的头！”

桑玥静静地听着院子里的动静，死过一次，看尽人间百态，尝过蚀骨之痛，方知前世的自己活得多么窝囊。她若再不知反抗，便会重蹈覆辙、任人践踏。这一世，她不要做别人手里的棋子，她要跳出棋局，做那下棋之人！

莲珠行刑完毕后，先去净了手，才来向桑玥复命。莲珠的表现还是颇让桑玥满意的，钟妈妈固然忠心，却太过懦弱。须知人善被人欺，你今天递过巴掌给他打，赶明儿他就敢要了你的命。莲珠性子坦荡又聪颖，前世五姨娘缠绵床榻，众人拜高踩低，只有她三不五时地抽空去照顾。只不过钟妈妈怕莲珠性子硬，容易闯祸，一直没允许她太过接近桑玥。

“好了，从即日起，你升为一等丫鬟。现在服侍我更衣，我去向母亲请安，顺便禀了这事。”

莲珠服侍桑玥穿上一件浅绿色百褶罗裙，一件同色缎面苏绣夹袄。她才十三岁，尚未发育完全，整个儿裹在冬装里倒是显得娇小可人。

“二小姐，婢子来看你了。”

一个身穿紫色长袄的妇人挑开帘子，面含微笑朝她走来：“婢子见过二小姐。”

“见过大姨娘。”莲珠忙给大姨娘行了一礼。

“大姨娘快快请起。”桑玥扶起大姨娘，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微笑。

大姨娘微微一怔，这二小姐莫不是烧坏脑子了？从前她对姨娘们要么两眼望天，要么冷眼相对，何时这般客气？

桑玥知道她在想什么，抽出帕子抹了抹并不存在的泪滴：“从前就听说大姨娘是个心善的，姨娘虽说只算半个主子，可毕竟是庶长子的生母，在府里的地位绝非一般姨娘可比。而今，我刚从昏迷中清醒，便见着姨娘风尘仆仆地来看我，也不怕染了我的病气……我岂能不感动？”

听完桑玥声情并茂的话，大姨娘将信将疑，脸上却是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：“其实我刚在大夫人那里，听说你醒了，便来看看。”

探病是假，看热闹才是真吧！桑玥友好地一笑，自锦盒里挑了三支金步摇，放在大姨娘的手上：“大姨娘，多谢你来看我。”对于青儿一事，则绝口不提。她故意让莲珠保留了院子里的血渍，大姨娘只要不是瞎子就该看到了。

这丫头，从前可是个小气的主儿。大姨娘美眸轻转，半推半就地收下了，随后，她的目光落在桌上冒着热气的汤药上：“我瞧二小姐的身子并无大碍。俗话说得好，是药三分毒，能不喝就都倒了吧。老爷就快回来了，就算你无病气，浑身是药味儿也让人不喜，你说呢？好了，天色不早，婢子先退下了，二小姐好生歇息吧。”

大姨娘走后，桑玥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大姨娘此次可谓给了她太多信息。她终于明白为何前世她会突然落水，并昏迷了两月之久。父亲常年在外征战，很少归家，但每次回来，一定尽量陪着她，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也是源源不断地送入她的院子，不至于越过嫡姐去，却好过其他庶妹太多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夫人和各位姨娘、姐妹才看她百般不顺眼，偏她又是个极其小气的人，从不肯挪出一星半点儿来孝敬夫人和姨娘们，这才导致父亲一出远门，大家便想方设法地挤对她。

另外，父亲虽宠爱她，但并不怎么喜欢五姨娘，每每只在她提起后才去姨娘的院子里住上几晚。大概大夫人是想独自霸占父亲，便想法子让她昏睡一个月，只要她无法对父亲提要求，父亲也不会去五姨娘的院子了。

前世，她落水清醒后，父亲已经再次踏上征途，不久便传来大夫人有孕的消息。

只是，大姨娘为何忽然向她抛来橄榄枝呢？难道是……桑玥望着炭盆里徐徐燃烧的银炭，半晌幽幽地道：“去拜见祖母。”

福寿院内，老夫人正与庶长孙桑玄夜相谈甚欢。

桑玄夜出生后，按理是要送到大夫人名下养着的，偏生那时大夫人怀有身孕，无暇顾及，大姨娘便壮着胆子求老夫人将他养在了膝下。桑玄夜在滕氏的迟暮之年给了她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，若问府中谁人最得她的欢心，非他莫属。

前世，继承定国公府世子之位的不是嫡出的二哥桑玄羲，而是桑玄夜。这期间，滕氏究竟出了多少力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看到桑玥进屋，桑玄夜似乎并不惊奇，朝她微微笑了一下。

“见过祖母，见过大哥。”桑玥规矩地行了一礼。

滕氏淡淡应了声：“坐吧。”

对于这位祖母，桑玥心中是有着一份好感的。她对孙女们不怎么亲近，但好在公平，便是对五姨娘，她亦从未苛责过，大概是府里唯一一个不看重嫡庶之别的人。

滕氏让刘妈妈给桑玥拿了个软垫，桑玥面带感激地坐下，刘妈妈又顺手倒了杯茶。

桑玄夜问：“二妹，你前日落水，身子可大好了？”

桑玥起身对着桑玄夜一福：“多谢大哥的关心，母亲让人送了药过来，我适才喝了一服，感觉挺……”

“好”字还未说完，她的手一松，茶盏摔落在地，砸了个粉碎。而她两眼一黑，向旁侧倒了下去，可怜那只柔若无骨的手，正好按在一片碎瓷之上，鲜血顿时流了出来。

合上眼的一刹那，她看到了桑玄夜眸中的惊诧和一闪而过的算计，那么，她便能安心晕过去了。

若说谁与大夫人最不对盘，当属桑玄夜。

若说谁最喜欢扮公正纯良，当属桑玄夜。

若说谁总是表面兄妹情深，还属桑玄夜。

大姨娘，你抛来的橄榄枝，我接下了……

桑玥从昏睡中醒来，已是翌日的清晨。

莲珠脸色苍白地守在她床边，见她转醒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：“小姐，大夫人真是太狠心了，居然在你的药里下迷药！还好老夫人和大少爷心善，不仅留了你在福寿院歇息，还专程请了大夫。”

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桑玥并不十分惊讶。她起身走到窗台边，轻轻地推开雕花轩窗，晨曦冲破雾霭照在她美如璞玉的脸上，洒下一片淡淡的微光，看得刚刚步入院子的桑玄夜有片刻的失神。

莲珠看到立在风中神游太虚的大少爷，再看看只穿着中衣的小姐，吓得赶紧合上窗，哪怕是兄妹，这样衣冠不整地被看到也于理不合。

“更衣，我去谢过祖母。”

今儿的女眷算是来齐了：高贵端庄的大夫人韩珍、娇揉造作的大姐桑柔、恬静怯弱的三妹桑秋，还有桑柔的两个“跟屁虫”——四妹桑莞和五妹桑丽。

桑柔静静坐在大夫人身边，那么温婉恭顺，美得不可方物。桑玥明白，这伪善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多么狠毒的心！

“玥儿见过祖母，见过母亲。”桑玥谨小慎微地给滕氏和大夫人行礼，眸中殷殷切切，讨好的成分不少。

自昨日一事，滕氏倒对桑玥亲热了些，这个孙女有事就来找她，可见心中是极敬重她这个祖母的。她对桑玥招招手：“玥丫头，过来，挨着祖母坐。”

“是。”桑玥行至滕氏身边坐下，脸上满是感恩戴德。她明白，滕氏此举并

非真的那么疼惜她，不过是给大夫人添堵罢了。

“婆母，”大夫人开口了，“昨儿我已经彻查了玥儿的汤药一事。青儿是府里的家生子，亲娘近日失眠，让人买了些助眠的药材，她同时熬着两种药呢，一不小心就弄岔了。青儿正在院子外候着，要不让她自个儿进来说。”

桑玥冷笑，好个一不小心就弄岔了！这么拙劣的借口，亏大夫人想得出来。

果然，滕氏嘴角一歪，白了大夫人一眼：“人是你安排的，说什么话也是你教的，我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！”

大夫人眼睑快速地眨了几下，努力维持着面上的端庄笑容：“婆母既然不想问，那么儿媳便按自己的意思处置她了。来人，将青儿赶出定国公府。”

“母亲，”桑玥起身福了福，俏脸上挂着含羞带怯的笑容，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青儿只是一时大意，还请母亲饶了她吧。让莲珠顶了她的职，罚她去洒扫也成，反正我的院子也空着呢。”

前面的话还是颇合大夫人心的，毕竟青儿是她安插在棠梨院的眼线。可后面，那丫头说什么？她的院子空着呢？

大夫人的脸色一沉，而滕氏的眉头已经竖了起来：“刘妈妈，二小姐院子里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刘妈妈有些不忍道：“二小姐身边有一个一等丫鬟，两个二等丫鬟，四个三等丫鬟，再加上奶娘钟妈妈，一共是八个下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滕氏抓起桌上的茶杯就朝大夫人的脚下摔了过去，清脆的瓷器碎裂声惊得大夫人噌地跳了起来，往日形象尽毁，“韩珍！老爷在外行军打仗，你就是这样照顾他的血脉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？八个下人，八个下人！桑柔院子里的三等丫鬟都不止八个吧！你这个嫡母，不是亲生的就使劲儿虐待了是不？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定国公府？”

大夫人知道婆母素来不喜欢她，但如此疾言厉色尚属首次。偏偏老爷是个孝子，又归家在即，她若是服软，将事儿闹大了，老爷会怎么看她呢？

她深吸一口气，转头对着王妈妈就是一巴掌，王妈妈就势跪了下去，膝盖下正好压了几片碎瓷，痛得她身子猛颤，冷汗直冒。

“王妈妈，前段时间七姨娘小产，所以从二小姐的院子借了几个丫鬟过去服侍，可我不是让你尽快补齐吗？你怎么办事的？”

桑玥冷眼看着狗咬狗，推卸责任一抹黑，复又坐回滕氏身侧，探出那只未受伤的手抚着滕氏的后背，为她顺气。

王妈妈十分配合大夫人，尽管膝盖被碎瓷磨得血肉模糊，仍是磕头道：“奴婢疏忽了，加上事后二小姐也从未提过，奴婢就以为自个儿已经办了。请老夫人

责罚！”

又将球踢给她？桑玥眼中划过一抹嘲讽的意味，转瞬即逝，乃至滕氏侧目看向她时，只有一张委屈到极致的脸。

滕氏勃然大怒，指着王妈妈的鼻子道：“你这是怪二小姐没提醒你？她宅心仁厚，反而成了你们可以怠慢的理由了？”

“奴婢不敢！”王妈妈颤声道。

“拖下去打二十板子！赶出定国公府！”

滕氏命令一下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王妈妈可是大夫人的奶娘，在府里的地位尽管比不上主子，起码越过好些个姨娘去了，今儿就因怠慢了二小姐而被杖责、遣出府……

“老夫人饶命啊！求老夫人不要将奴婢赶出府，老夫人开恩啦！”

“婆母，王妈妈年纪大了，这一顿杖责挨不挨得过还两说，您就看在儿媳的面子上，给她一口饭吃吧。方才玥儿不是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吗？能给青儿一次机会，为何不给王妈妈一次机会呢？”大夫人捺着性子求老夫人开恩，警告的目光却有意无意地扫过桑玥的脸。

桑玥故作惧怕地缩到滕氏身后：“祖……祖母，不碍事的，我……我反正也习惯了。父亲……父亲快回来了，闹大了……让父亲担心。您……饶了王妈妈吧。”

指望她替王妈妈求情？做梦！

滕氏向来对孙女们淡淡的，这回也心疼了：都习惯了？这丫头该是受了多少委屈才能讲出这样令人心酸的话？儿子向来宝贝这个庶女，若知她受了委屈、闹到了自己跟前，而自己这个做祖母的却没能替她讨回公道，到时又该闹得不愉快了。

“这事没的商量！刘妈妈，拖下去行刑，找得力的婆子，别让人从中做了手脚！打完即刻扔出府！”

大夫人转过身，给王妈妈使了个眼色，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微弱声音说：“放心，我会寻机会将你要回府的。”

王妈妈含泪任粗使婆子拖了出去，膝盖上血渍一片，过了今日，她这双腿不废也残了。

大夫人不忍地别过脸，正好看到桑玥那双如冷月般漾着清辉的眸子，浅浅淡淡，寒凉似霜，还透着一股子沉稳。

这丫头……好像变了个人，还是说，她从前的恭敬胆小都是装的？四两拨千斤，这才是她的本事？

感觉到了大夫人的注视，桑玥扬起脸，温顺一笑，眸子弯成两道好看的弧线，暖暖的，纯纯的，带着一丝愧疚和讨好。大夫人又恍惚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桑玥？还是说，她方才眼花了？

出了福寿院，莲珠扶着桑玥往棠梨院走去，却在半路遇到了等候多时的桑柔和桑莞。

桑柔在人前总是一副温良恭顺的形象，就比如方才大夫人受了滕氏那么大的“委屈”，也不曾见她站出来说半句忤逆祖母的话。这个大姐不开口是极美的，桑玥一向这样认为。

桑柔的确没开口，倒是她旁边的“狗”先吠了：“二姐，你这匆匆忙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桑玥眉梢轻挑，视线越过桑莞朝后看：“呀！四妹今日出门没带小厮啊？我还以为四妹随时做着准备去搭救落水的姐妹呢！”

桑莞想起来那日推她下水的事情，一下子心虚了起来：“我……我那日是凑巧，也亏得你命大。”

桑玥眉眼弯弯地笑了笑：“那是，也亏得凑巧，不然以四妹的千金之躯，与小厮一同出现在那幽静的地方，说出去可有损四妹的声誉呢！不过，看在四妹救了我一回的面子上，我会替四妹澄清的，就当报答四妹的救命之恩好了。”

“你这分明是栽赃陷害！我救了你，你不知恩图报送点谢礼，反而诬蔑我的清誉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”桑莞一时气急，竟然将心里的小九九给吐了出来。

桑柔恨铁不成钢地剜了桑莞一眼，本想借机从二妹那里捞点好处，却反被二妹给威胁了！

桑玥眸子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儿：“四妹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究竟有没有栽赃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的救命之恩我已经报了，从此两不相欠。”

她声音极轻极淡，却似凉薄的刀片缓缓割在桑莞的肌肤上，冰冷而锐痛。桑莞一个不稳靠在了桑柔的身上，二姐的意思很明显，她知道自己推了她一把，也决定原谅自己，但……下不为例！

该说的都说了，若桑莞仍执迷不悟，一心做桑柔的爪牙，那么桑玥不介意将她一同踢下水！

桑玥简单行了个半礼，越过二人向前走去。

桑柔自身后叫住她：“二妹，我劝你还是低调一些好，父亲归家在即，但至多待上一个月便会离开，届时定国公府仍是我母亲的天下。你老老实实、安分守己，兴许将来母亲会给你配个好人家的。”